音樂的威力

純　上

東西走廊

金庸的《射鵰英雄傳》中塑造了一個驚才絕艷的黃藥師，武功絕世不說，五行八卦，醫藥占卜，乃至音律烹飪無也所不精，曾經以玉笛演奏《碧海潮生曲》，逼得對手潰不成軍。用包含內力的樂曲戰勝敵人或許是小說家言，但音樂的威力的確比我們想像的更強大、更神秘。

出身美國音樂世家的著名製片人艾蓮娜曼斯（Elena Mannes）曾經走訪世界各國頂尖的音樂家和科學家，拍攝過題爲《音樂本能》（The Music Instinct）的紀錄片。在新著《音樂的威力》（The Power of Music）中，她再接再厲，把音樂科學這一嶄新領域的研究成果展示給讀者。書中討論的實驗涉及到很多大家津津樂道卻又百思不解的問題。例如，爲什麼音樂對我們的感情影響如此之大？音樂果眞是宇宙通用的語言嗎？爲什麼聽到音樂我們不由自主想要移動、起舞？學習音樂能夠提高我們的認知分析能力嗎？音樂活動能否治療神經受創、失去記憶或者說話能力的病人？

作者承認，這門科學方興未艾，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可是，迄今爲止的發現足以激動人心。音樂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就通過人類學家的考古發現得到證明：任何一種人類文化都有音樂遺產，比方，中國河南賈湖發現距今八千年前用動物骨頭製作的笛子，現在還可以吹奏出完整的音階。可是，神經科學的介入，卻讓大家早先模糊的直覺獲得了實證的支持。

音樂本質上由空氣震動產生，妙音和噪音的區別在於前者是長短、間歇、高低都有規律的震動。甚至有人提出，世界名篇樂曲和人類的心跳、呼吸、步行節奏不謀而合，所以才能流傳不衰。

目前的高科技儀器測試證明，胎兒十七至十九周就開始長成聽覺系統，在子宮裡可以聽到母體的心跳、血液流動；子宮中接收到的音樂和人聲則像在水下接聽，雖然不清晰，可是嬰兒會有所回應，還會跟隨母親的音樂愛好調整心跳等。剛出生嬰兒的哭聲也有音樂性，而且調子的升降和本國語言的發音習慣一致，可見人的音樂愛好在出生以前已經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雖然不同文化的音樂傳統不同，例如西方音樂七個音階，其他傳統可能是五個音階，可是人類對於音樂的反應也有共通之處。科學家證明成年人對於音樂的學習和接收牽涉到幾乎整個人腦的所有部分。人體對某個樂曲產生生理反應，例如汗毛豎起、脊柱顫抖時，大腦皮層也會產生類似的「雞皮疙瘩」；令人歡樂的樂曲會促進多巴鞍（dopamine）、信任激素（oxitoxin）等「歡愉激素」的分泌。更有甚者，音樂能改變人腦的結構。專業音樂家的腦子裡聽覺系統部分的灰細胞比普通人高出百分之一百三十，而且掌管分析、決斷、運動技巧的前額腦皮層結構與常人有異，很早開始樂器訓練者連接兩個半腦的部分大於常人。

那麼讓孩子及早接觸音樂是否可以讓他們變得更聰明？目前的科學研究還沒有得出最終結論，但參加唱詩班的孩子對於語法結構的敏感度更高，而一起排練、演出也讓孩子們的社交技能大幅提高。科學家說，學習器樂或者聲樂要動用人腦的很多部分，鍛煉了各部門之間的協作，所以對於智商、情商的提高不無益處。

音樂在歷史上是人類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今天，音樂在治療疾患時也能發揮驚人的作用。手術時播放古典音樂可以降低痛感，減少麻醉劑的使用，因爲它可以減少病人緊張激素的分泌，減緩心跳。有時音樂甚至能讓中風病人開口講話，帕金森患者自由動作，老年失智者（Alzheimer）重新獲得一段記憶。音樂的作用，眞是玄之又玄，威力無窮啊。

用閱讀擦亮眼睛

——讀閻丘露薇《不分東西》

鍾　芳

燈下集

手中捧讀的這本書《不分東西》是鳳凰衛視資深媒體人閻丘露薇醞釀五年寫就的轉型之作，奇特的是書的封面裝幀成了一張視力表，頗爲奪人眼球。該書貫穿着作者從記述者到思考者，從記者到評論員，從記者到公民這一轉型過程中的觀察與思考。有人稱，這是閻丘露薇從「戰地玫瑰」到「眞相玫瑰」的一次大轉變。

透過書中文字的描述和內容的擴展，我深切地感受到閻丘露薇的謙虛、坦誠以及她思維的能辨性和豁達淡然的心境，她帶給我的不僅僅是單純的新聞文化，更多的是生活領悟，人生哲學與心靈思考。

閻丘露薇二〇〇三年在伊拉克戰爭中，作爲在巴格達地區唯一參與現場報道的華人女記者，曾獲得中國觀衆極大的關注，被譽爲「戰地玫瑰」。與很多人一樣，我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知道和關注她的，以後常常看鳳凰衛視，看她做的很多新聞報道。隨着對她了解的增多，也就更加喜歡和敬佩她了。

「我不想再寫自傳性的東西了，我想把經過系統性思考以後的東西展現給大家。這本書是一個開始，是自己，從一個記述者，努力成為一個願意思考的人。」在這本書中，閻丘露薇探討了作爲媒體人如何打破偏見，做到公正、客觀。她說，自從被戴上戰地玫瑰的花環之後，她已經很多次告訴採訪她的同行，「希望有一天，人們認識我，不再是因爲我的勇敢，而是因爲我的專業，以我對事件的觀察，最終讓讀者分享我的觀點。」

本書深入淺出，全文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偏見的形成」，共十二章。開篇就以一個冒牌白宮記者的趣事來論及偏見是怎樣來的；第二部分是「從記者到公民」，共八章。作者用大量生動鮮活的親身經歷的故事娓娓道來，闡述自己對偏見與眞相的獨特見解。宏大如：左派右派、東方西方、宗教矛盾、民族隔閡；細小如：一部電影的兩種理解，隔開一個羅湖口岸的中國大陸和香港……從中國人抵制家樂福、到西方媒體的「中國傲慢論」，閻丘露薇的筆就像雷達一樣將其逐一掃過，然後剖析表面下的眞相。

「消除偏見，還原事件本身，挖掘眞相背後的眞相」是作者寫此書的主旨之一。在她看來，偏見是不分地域、種族的，它更多來自對資訊掌握的多少以及用怎樣的思維模式對某一新聞事件進行讀解。那麼，在不停轉換的新聞現場、紛繁變化的現實生活中，如何讓感受獲得沉澱、盡可能獲得較少偏見的觀察和認識呢？有人的地方便會充滿爭論和誤解。誰能保證自己第一時間看到的便是唯一的眞相呢？偏見源自文化差異，源自溝通不暢，但最危險的一種偏見是源自每個人自身固有的意識形態。閻丘露薇認爲，在明知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盡量做自己可以做的，保持獨立的思考，是消除偏見的基礎。在序言中，她寫道：「思維是一種樂趣，分享思維的結果，並且願意因爲互不認同而進行辯論，那樣的樂趣會更多。但是我們要警惕，資訊缺乏往往導致偏見，而帶着偏見的思考以及跟隨而來的辯論，往往會導致爭吵甚至分成敵我。當思維變成一場戰鬥，辯論變成了武器，能否停下來反省自問一下，是不是因爲，偏見距離自己太近？」

什麼才是眞相背後的眞相？信息的有限、觀念的先行、情感的偏向，都會誤導人們認識世界眞模樣；而事實眞相就像是沙漠裡那美麗的海市蜃樓，歷經跋涉、飢渴、誘惑，可以無限靠近，但卻最終無法完全擁有。作者認爲，很多時候，偏見肯定是存在的，我們不需要否認這樣一個現實，也不要害怕這一點，但是爲什麼要提醒大家說偏見不分東方、西方？因爲它讓我們有一個警醒，讓我們去對人們在對待一些新的事物，或看到一些陌生的東西的時候，不要帶着一個先入爲主的印象，不要帶着一個預設的立場，只有這樣的，我們才有可能了解更多確信的眞相。

讀完本書，不禁感慨，無論這個多姿的世界充滿多少誤解和誤會，我們都要學會擦亮眞相的眼睛，盡量清晰準確又讓人聽得懂地，提供最接近眞相的事實。

你是我所有的回憶

陳　旻

往事鈎沉

不同時代的人，生命年輪中有着迴異的成長印記。兒子今年六月底就要小學畢業了，可還從沒聽他唱過一首完整的歌，即便是在他最開心的時候，嘴裡哼着的也是不成曲的調，他成長的標誌便是那些在不同時段裡着迷的網絡遊戲。我爲他遺憾：只有遊戲的人生缺乏《領悟》；我爲自己慶幸：沒有網絡的成長痕跡裡，因爲有歌的《迴聲》而充滿詩的質感。

我發現，並不是娛樂方式的多樣就意味着人們精神的富有。如今回想，就個人經歷來看，上個世紀中、後期的中國，人們的文化生活方式雖然單一，但卻熱情豐沛，有着那麼多的感動與衝動。幼兒園中班，正逢樣板戲盛行。我演《紅燈記》中的鐵梅，腦後繫了條長長的假辮子，髮梢一圈一圈裹着紅頭繩。那時，晚上，我們「劇組」常被安排在家鄉最大的劇場舞台上表演，我把長辮垂在胸前，身着紅襖，高舉紅燈，有模有樣地唱着《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一氣呵成，從未怯過場。那時，不懂藝術，也不爲享受表演的快感，一心惦着的是演出結束後，在劇場對面的「長江小吃部」吃上一碗招待演員的醬油湯餛飩，那份留在童年裡與鐵梅相伴的美味迄今無以替代。那年，動畫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熱播，「天上閃爍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們公社的羊兒多……」，我們天天哼在嘴邊。而其中另一首插曲《草原牧歌》對我的影響更爲深遠，「陽光啊陽光多麼燦爛，春天啊春天來到草原，羊鞭羊鏟握在手，革命的重擔挑在肩。」當時作爲幼兒的我怎麼也不會料到這純淨通透的旋律，在三十年後成爲初爲人母的我哼給兒子的搖籃曲。

小時候，沒有電視，收音機是家家必備。每天早晨六點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之前有一檔十分鐘的《每周一歌》，以新歌爲主，一首歌重複聽上一星期，到周四必會唱了。幾乎整個小學期間，每天早晨，我都是被《每周一歌》從睡夢中喚醒，不知不覺間學會了許多歌，如《我們的田野》、《莫讓年華付水流》、《浪花啊浪花》等。

美國作曲家科普蘭親切地將電影音樂比喻爲「想放在銀幕下面溫暖着它的一盞小燈」。而從前，內地的電影插曲可不是「小燈」，簡直就是「強光燈」。只要影片一公映，其中的插曲迅疾風行全國，一夜間紅遍大街小巷。如《艷陽天》裡《貧下中農的貼心人》，《青松嶺》裡《沿着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創業》裡《滿懷深情望北京》，《黑三角》裡的《邊疆的泉水清又純》，《海霞》裡《漁家姑娘在海邊》，《我們村裡的年輕人》裡《幸福不會從天降》、《冰山上的來客》裡《花兒爲什麼這樣紅》等，曲曲膾炙人口。

印象最深的是電影《春苗》的插曲：「翠竹清清吻披霞光，春苗出土吻迎朝陽」，那清新悠揚的歌聲伴隨着影片中破雲而現的道道強勁陽光一直烙在我的記憶中。而《青松嶺》裡「長鞭哎那個一呀甩，叭叭地響哎，趕起那個大車出了莊，劈開那個重重霧哇，闖過那個道道梁哎……要問大車哪裡去哎，沿着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音樂一起，童年時感受到的那份豪邁、奔放的熾熱感情立即鮮活如昨。

初中時期，內地開始開放，被稱爲「靡靡之音」的鄧麗君的歌悄然出現。那時，放學後回家做作業，我把房間門關上，悄悄避開父母視線。然後把收音機調至短波波段，趴在地上不停變換方向，不厭其煩地努力接收「Radio Australia」信號，在一堆「滋拉滋拉」嘈雜的雜音裡吃力地分辨和收聽鄧麗君的歌。就是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我學會了她的《絲絲小雨》、《小路》、《甜蜜蜜》、《小城故事》、《一個小心願》、《美酒加咖啡》等許多經典曲目。對於聽慣了鏗鏘雄壯革命歌曲的我們，鄧麗君的輕柔唯美所帶來的淡淡幽情令我們耳目一新。我和當時的同桌李曉紅，上課時互相掩護，爭分奪秒地抄寫鄧麗君歌曲。那時，手抄歌本是時尚，其實當時我們對簡譜符號根本不懂，但抄寫歌譜時卻一絲不苟。那時，誰抄的歌多，會唱的歌多，誰在同學中「地位」便最高。

八十年代初期，歌壇突然勁爆，內地崛起一批新人新歌，如李谷一、沈小岑、朱明瑛、成方園、周峰、呂念祖、蘇小明、程琳、張蔷、張行、陳汝佳等。港台歌曲開始大大方方地進入內地，如劉文正、葉佳修、銀霞、蘇芮、侯德健、費翔、鳳飛飛、龍飄飄等。外國經典老歌也被我們所熟悉，如《綠袖子》、《月亮河》、《寂靜之聲》等，好歌太多，令我在興奮的同時應接不暇。工作後，我有了經濟實力，四喇叭錄放機用壞好幾個，隨身聽須臾不離身。後來出現了「先鋒」音響，因爲價格高、體積大，不適宜集體宿舍，我就撿周日特意去百貨商場的電器專櫃，聆聽那大音箱裡流瀉出的美妙聲音。因爲所放歌曲得聽憑營業員「發落」，我只能碰運氣，若恰巧撞上放卡倫·卡彭特的《昔日重來》，興奮得如同中彩，立即像被點穴似的，傻傻地站在櫃台旁，陶醉忘情。

歌聲伴我行

陳　旻提供

那些年裡，學歌、唱歌不僅成爲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內容，還影響着我們的行爲方式。一九八六年，正值情竇初開，在浙江舟山工作的我收到已身爲郵局電報員的中學男同學的來信，拆開信封，滑出一本電報密碼本，一張信箋寫着的全是電報密碼，簡短的幾句中文內容是，只要我根據密碼本破譯了信的內容，就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很好奇，還眞的對着密碼本逐字逐句翻譯了這封信，原來竟是張行的《小秘密》歌詞：「我心裡埋藏着小秘密／我想要告訴你／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那是我內心衷曲……」同學的這份創意令我驚嘆，也因此一直記住了他的名字。他還建議我以電報密碼形式覆信，因太費事，我沒做到。

我自己在戀愛時，丈夫在外地工作，單位同事們的一片反對聲卻沒能令我動搖。每次乘七個小時的火車去看他，火車上的時光浸滿詩意，我凝望着車窗外一閃而過的風景，久久沉浸於陳汝佳在《驛動的心》裡渲染的繾綣意境：「曾經以為我的家／是一張張的票根／撕開後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正值我們這一代人青春年華、有理想、有追求的時代，那些堪稱經典的流行歌曲釀就了我們一代人無可替取的共同記憶，至今周峰的《夜色闌珊》、《與我同行》、呂念祖的《我心中的路》仍記憶猶新。張行的《一條路》，我最喜歡，每次聽來都無限感懷：「一條路落葉無跡／走過我走過你／我想問你的足跡／山無言水無語／走過春天走過四季／走過春天走過我自己。」歌詞那詩意語言的質地，經張行或引吭或低吟，那冷靜中帶點淡然傷感的嗓音演繹，歌曲簡潔卻意境深遠，呈現特殊的文學氣息。而蘇芮在《請跟我來》、《一樣的月光》裡那高亢激越的歌聲中所蘊藏的豐沛情感強烈地撼動人心。

在寧波工作時，我攢錢先後買了兩百餘盒歌曲卡帶，晚上，就在宿舍裡舉辦「聽衆點播節目」，《在無人的海邊》、《燈光》、《大約在冬季》等，與同事們在這些百聽不厭的歌聲中一次次動容。回南京後，九十年代初，我用工作六年的全部積蓄買了台在當時算是高檔電器的日本愛華台式音響。每天早、中、晚，只要在宿舍便打開音響。那時，最喜歡在夏日夜晚，關了燈，任音樂繚繞低徊。那一刻，喜多郎、曼托瓦尼、保羅·莫尼亞，皎如月光。

「上天賜給人兩樣東西來減輕他在塵世間的苦難」，伏爾泰說，「這就是希望和夢。」在各種人類藝術中，音樂便是希望和夢的載體。自幼至今，不同時期的歌曲忠實地記錄着我的成長經驗及情感狀態，那些老歌已是心中的珍寶。因爲工作，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駕車的途中度過，車載音響是我最親密的夥伴。開車十年，早已超過十二萬公里，而這漫漫的十二萬公里便是與數不清的老歌相契相隨而鋪就。從一首首歌的交替中，我看到了時光的流轉，那些耳熟能詳的音符，令我再次眞切體味曾經的經歷、思想、喜悅與憂傷，在婉約纏綿的旋律中穿越歲月，夢幻般地與舊友、舊事及無數動人風景不期而遇。

家常飯菜味更濃

楊　麗

文化什錦

如果沒有特殊情況，通常下班後，我常常和丈夫在菜場一個固定的地點「約會」。兩人各騰出一隻手拉着兒子，邊逛邊看悠閒地買好晚餐的菜品，一家三人，有說有笑回到家中。

回到家，兒子在書房裡安靜地寫着作業，我和丈夫在廚房裡爲豐盛的晚餐而忙碌着。你洗菜我淘米，你炒菜做飯我洗碗收拾，雖然鍋碗瓢盆、柴米油鹽無比瑣碎，可在這首平凡而瑣碎的生活交響曲裡，卻透露着溫馨的音符。

總覺得，餐桌應該是一個最能凝聚家庭幸福的場所。想想看，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經過一番辛苦勞作，香噴噴的飯菜端上餐桌，在自家的餐桌上，一家幾口人團團圓圓地圍坐在一起，一邊吃着簡單樸實的家常菜，一邊說着家長裡短，今天的開心事、煩心事，或者八卦江湖，歡聲笑語，分享共同的晚餐，雖是粗茶淡飯，卻也甘甜如飴，勝過山珍海味，何等幸福。

不過，現代人的生活卻忽視了這種家庭應該有的溫情。有時候，今天你與朋友有約外出小聚，只留下家人獨坐桌前，飯菜裡便少了一股應有的香味，這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失落。

還有時，一家人打算改善生活，外出就餐，飯店的大桌子不同於家裡小小的餐桌，少了家裡那特有的溫馨氛圍，當然也感受不到家裡的那份幸福。更有時，呼朋喚友，高朋滿座，然而縱然面對滿桌珍饌佳餚，卻無端生出熱鬧中的寂寞，突然不知所措地懷念家裡的那盤清炒小白菜，沒有添加過多的調料，沒有太多的高於內容的形式，簡簡單單，卻讓人回味無窮。

當你路過一戶人家的餐廳旁，伴隨着飯菜香的是一陣歡聲笑語，那麼，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家庭一定很幸福。因爲，有你在，有他在，這頓平常的家常菜裡，有親情，有愛情，有溫情，添加了這麼多愛的佐料，格外的香濃，是用什麼也換不來的，吃起來，格外香甜，格外美味。

生活的幸福，一定會在家裡的餐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幸福的眞諦，有時就流淌在餐桌的其樂融融裡。

美國人的笑點

劉志傑

域外漫筆

以「美國小瀋陽」著稱的黃西，在華盛頓第六十六屆全美記者年會上表演的脫口秀，令拜登副總統笑得前仰後合，也贏得了四千多名記者長時間的起立鼓掌。可是，很多國內觀衆在觀看這一帶字幕的視頻後卻一臉茫然：不太好笑呀，美國人的笑點也太低了！

與國人的幽默相比，美國人的幽默來得更直截了當、俏皮機智，這與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很少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不無關係。我曾乘着大巴行駛在洛杉磯至聖迭戈的高速公路上，一輛德產甲殼蟲轎車慢慢超過了我們，車流中它顯得嬌小可愛，然而，後車窗卻俏皮地寫着：長大以後，我就變成卡迪拉克啦！洛杉磯一家大型超市在報上刊登了這樣一條廣告詞：你可以在這兒買到所有需要的一切，除了你的家人之外。

在美國，開自己的玩笑會讓人覺得非常有趣，我曾在紐約街頭遇到一位妙齡少女，T恤前胸上赫然印着：我是一個處女。待她走過，才發現背後卻印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也有一個中年男子的衣服前後襟上分別印着：我的老婆非常漂亮，如果她能回到二十年前的話。很簡單的兩句話就讓人忍俊不禁。

敢拿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開玩笑，這是美國幽默的一大特色。黃西爲準備記者年會的演出，曾認眞閱讀了拜登副總統的的自傳，於是表演時拿拜登開涮：我認爲書比人好看多了，這句話令全場人無不捧腹，但拜登卻沒有一絲不悅。一九九九年美國女足奪得世界杯，克林頓總統爲表示祝賀，驚喜地等在女子更衣室外。於是有官員向記者開玩笑：聽說姑娘們在換衣服，於是總統迫不及待地趕過去了。因克林頓之前與萊溫斯基的緋聞，於是，這一玩笑被評爲年度最佳。紐約曾發生一起蒙面搶劫案，當人們仔細觀看兩名歹徒的面具時，發現一個是總統里根，另一個是國務卿舒爾茨。

將沉重的話題以詼諧幽默的方式講出，這是美國人的首創。南卡州一山區公路的指示牌上寫道：你已進入風景區，請注意車速，駕車時車速不超過三十英里，你可以欣賞美麗的風景，超過六十英里，請到法庭做客，超過八十里，歡迎光顧本地設施最新的監獄，超過一百英里，請君安息吧。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幽默，只是美國人把幽默充斥於生活的方方面面罷了。我們中國人也富有幽默感，但由於歷史上長期處於壓抑狀態，說話必須拐彎抹角，還必須得有合適的環境，因而導致了幽默藝術的高深，但是也使幽默的普及受到了限制。因此，國人看不懂黃西的脫口秀，也就不足爲奇了。

富人請客

梅　莉

人生在線

在同一座城，聽丈夫說起他的一個老鄉奮鬥得那麼成功，已經被評爲「上海十大傑出青年」。前天，成功人士致電邀請我們一家去吃飯。盛情難卻，如約而至。

車開到浦東的一幢別墅前停下，門前泊着兩輛高檔轎車，其中一輛女士跑車，就是平日裡老公經常開玩笑所說的：「老婆，等哪天我有錢了，就買兩輛某某跑車送你，一輛給你開、一輛給你玩。」現在，我們的車和名車們泊在一起，就像灰姑娘站在高貴的王子、公主身旁灰撲撲的。

一進別墅大門，女兒就發出「哇」的驚嘆聲，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被他們家的大房子給「震」住了。一架白色的三角鋼琴靜靜地立在客廳中央，女兒一直喜歡白色鋼琴，可是我們家的琴是黑色的，當然更不是三角的。一層一層參觀下來，獨立的衣帽間、寬闊的書房、超級大露台上悠閒的鞦韆架，眞是讓人覺得大房子是好，好得像個童話。

參觀畢，驅車去吃日本料理，女兒正迷上了日本動畫片《名偵探柯南》，一聽說吃日本料理，興奮不已。誰知幾片牛肉、幾隻鮮蝦、幾根金針菇下肚之後，她就對日本以清淡爲主的料理索然無趣。只管和主人家的小姑娘一起到外面吹泡泡、探討起日本動畫片來，普通人家的孩子和富人家的孩子還有共同的愛好，我沒想到。

孩子們是找到共同話題了，可是大人卻沒找到。女主人一直在那裡喋喋不休地暢談她上一次坐豪華遊輪去歐洲遊玩的經歷，以及她即將出行的非洲遊。巴黎、羅馬、愛琴海，對我來說，都是遙遠的夢，目前我尚無出行計劃，房奴還是先還房貸再說。吃着小清新風格的日本菜系，俺忽然懷念起望湘園的剁椒魚頭；聽着女主人的各國遊歷經，俺又眼觀鼻、鼻觀心地萬分同情自己：你說你長這麼大怎麼連國門都沒出過呢？得承認俺的味覺與聽覺正經受着雙重折磨。帶着一雙耳朵一張嘴，不停地忙活着，耳朵在聽，嘴巴在吃，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虛弱。偶爾抬頭看看俺家那位，也在埋頭苦幹呢。

晚上，終於回到自己的蝸居，像扔土豆一樣把自己扔進沙發：「金窩銀窩到底比不上自家的狗窩啊！」丈夫卻一屁股癱在地板上，環顧我們百平米的家，怎麼看怎麼逼仄，嘆息道：「老婆，你說我咋這麼沒用，房子掙得這麼小呢？」

我也開始仔細審視着我們的窩，想當初我們曾經爲在上海能擁有它而欣喜若狂過，本來它如小家碧玉般惹人愛，如今，它與富人的大房子一比，怎麼變得這般簡陋寒酸？人與人不能比、物與物看來也是。但是，且慢，它清雅大方、窗明几淨、物盡其用、人盡其歡、宜室宜家。於是，我果斷地對老公表態：「切，我是一點也不羨慕人家的大房子！我們一家三口住這麼大的房子已經足夠，況且那麼大的房子俺搞起衛生來多麻煩呀！」老公感激涕零地看我一眼，說：「幸好你不羨慕！傻老婆，住那麼大的房子，還勞駕你親自搞衛生嗎？」

唉，這富人請一次客，咱窮人還眞是要好好加強心理承受力呢！不過，好在我們都是快樂善忘的人，第二天就把受刺激的事兒忘光光。窮日子富日子都得過，關鍵是要開心地過好自己的小日子。